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戏曲专辑）

戏曲菁英

（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戏曲专辑）

戲曲菁英

（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定铎

封面装帧 邹纪华

戏曲菁英(上)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

编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 祝桥新华印刷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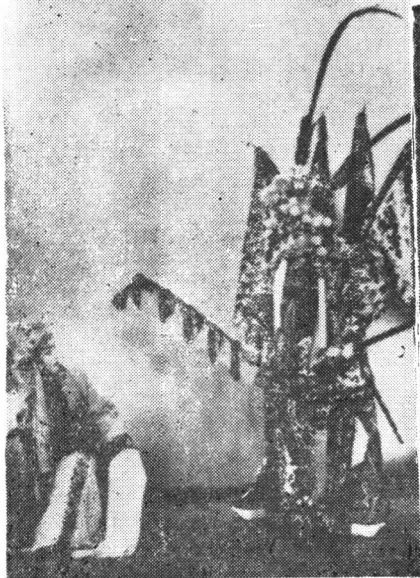
(上海绍兴路54号)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出版日期 1989年9月

ISSN 1000—6109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229

定价 4.75 元



俞振飞、程砚秋 1936 年合演
《薛平贵与王宝钏》剧照



俞振飞、郑传鉴合演《八阳惨睹》剧照

俞振飞、李蔷华合演《长生
殿·小宴》剧照



郑传鉴在《八阳惨睹》中饰程济

1934.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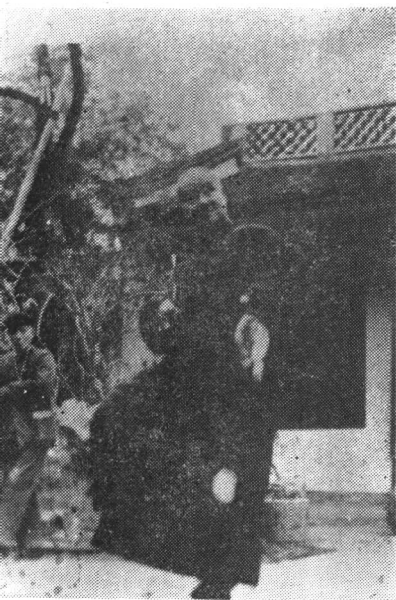


周信芳、赵晓岚合演
《乌龙院》剧照



周信芳在《澶渊之盟》中饰寇准

盖叫天在杭州家中练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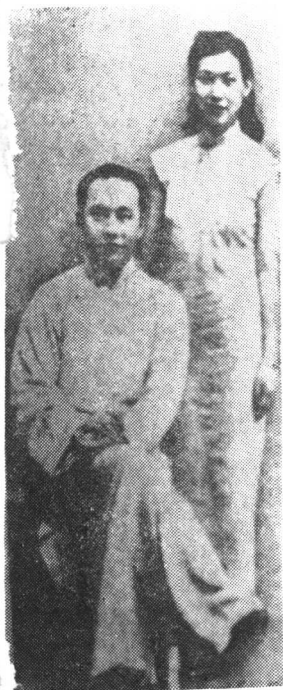
盖叫天在《史文恭》中饰史文恭，张善麟饰武松



盲慧珠(左)、童芷苓(右)、李玉茹
(中)在第二次文代会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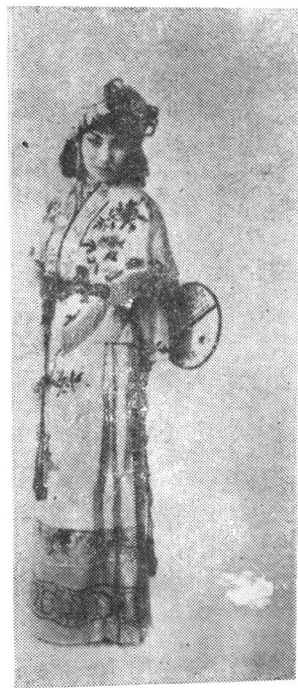


盲慧珠饰花木兰



荀慧生童芷苓
师生合影

童芷苓十
八岁时饰红娘





顾正秋在《樊江关》中饰薛金莲



刘斌昆在《群英会》中饰蒋干



姚荫梅在演出

蒋月泉(左)、刘天韵(右)演唱《林冲》



编辑说明

上海开埠以来,戏曲艺术相当繁荣,拥有广大观众听众,一时人才辈出,异彩纷呈。建国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各剧种各流派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得到长足的发展,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追溯各剧种在上海发生发展的历史,回顾上海戏曲界著名演员的艺术生涯,介绍他们的成功经验,对振兴上海的戏曲事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戏曲菁英》专辑上、下两册,上册刊登有昆剧、京剧和评弹的资料,下册包括越剧、沪剧、淮剧、扬剧、甬剧、锡剧和滑稽戏的资料。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戏曲界同志的大力帮助。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刘厚生同志特意为本书写了序言,许多著名的舞台表演艺术家为我们将亲身经历撰写成文。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市分会的周良材、庄志、鲍世远同志和《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上海卷》编辑部的夏镇华同志等参加了本书的征集编辑工作,还有许多同志帮助整理核实史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上海市昆剧团资料室的同志为本书提供了部分剧照,在此深表谢意。本书内容如有疏漏或失实之处,请读者指正。

序 言

刘 厚 生

翻阅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即将编辑出版的戏曲史料专辑——《戏曲菁英》(上、下集)的许多文章,引起我深深的回忆和感慨。将近五十位作者中绝大多数都是上海解放前后的老友、新交、同志,除了像俞振飞俞老、刘斌昆刘老等少数前辈外,当时差不多都是三四十岁的壮年人,都是活跃在舞台上下为中国的戏曲艺术添砖加瓦、建功立业的人物,而现在却都到了撰写回忆录的年龄了。时间过得真快。上海市政协组织这些老同志撰写上海戏曲史料,实在是识见高远的及时之举。

在古老中国,上海当然是很年轻的城市。较之浙东、晋南等戏曲故乡,上海戏曲的历史实在也很短暂,然而在近现代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上海却占有一个极为特殊、极端重要的地位。一来,这里聚集的剧种之多,全国没有哪一个城市比得上。这本专辑涉及了昆、京、越、沪、淮、扬、甬、锡、滑稽戏和评弹十个剧种,其实在解放前后,粤剧、绍兴大班、还有一种山歌剧,也都是在上海落过户的。评剧、川剧等巡回演出经过上海的也不少。二来,上海的戏曲剧团、戏曲工作者人数之多也是全国第一。我记得上海解放初,约有剧团(包括大小班社)近二百个,演员总计约八千多人。第三,上海不仅戏曲队伍庞大,而且包涵有很大比例的优秀演员和戏曲艺术家。不仅好演员要到上海来,而且上海从来就是培养大演员的温床。

上海是一块大试金石，同时又是一座贵金属冶炼厂。

越剧产自浙东，但繁荣在上海，淮剧老家在苏北，但上海是半壁天下；北方的京剧名演员无人不到上海。不论哪个剧种，哪个剧团，哪个艺术家，要想取得全国影响，得到普遍承认，最重要的一道关，就是要在上海打响，跳过这个“龙门”。上海之所以有这样的力量与作用，首先是由于上海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优势。她需要也养得起这么多剧种、剧团和戏曲队伍。其次，上海人民文化水平较高，思想开通，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他们对戏曲能雅俗共赏，有严格要求，更衷心热爱（我还记得解放初筱文艳等演淮剧时，电车工人主动安排车辆，深夜在剧场附近等着送观众）。因此，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各种戏曲之花的生存也就必然处在经常的激烈竞争之中。要想获得胜利，就必须具备胜利的条件：坚实的基本功，深厚的传统修养，尽可能全面的艺术能力，以及最重要的，不断革新进取的精神。当然，在解放前，也有混水摸鱼的，有搞歪门邪道的，但这样的人大都昙花一现，过眼烟云，而且终是少数。绝大多数为艺术献身的戏剧家，没有不经历凭借艺术实力进行竞争的过程。竞争是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在上海这个规律显现得特别鲜明。上海戏曲史料专辑的很多文章都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然而，在解放前的上海演戏，往往受到黑暗社会的种种制约、剥削、侮辱以至迫害。不少知名的或可以成名的优秀演员或被损害，或被腐蚀，或被掠夺，或被戕杀。比如越剧名演员筱丹桂之死就是黑社会的罪证。整个黑暗反动势力对戏曲艺术和戏曲艺人的摧残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量的。虽然建国将近40年了，虽然这类忆苦的话说过不少次了，但这个过去是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的。撰写回忆史料的重要目的之一，我以为也就是让今天的青年一代以

及将来的代代青年都知道他们的先辈是在什么样的荆棘丛中开辟出道路来的。他们在走向成功的途程中，有的半路上倒了下来，有的遍体鳞伤，精神上深受奴役。但是他们为了人民的戏曲艺术，咬着牙挺了过来，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创造出光彩辉煌的舞台艺术。这种奋斗精神对后人永远有着激励鼓舞的作用。这本专辑中所涉及到的绝大多数著名演员都有着一段使人难以卒读的艰辛悲苦的过去，但这是不能不写的历史真实，今后写戏曲史，这是决不能少的史料。

自然，旧社会演员的生活遭遇在解放之后有了根本的转变。虽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会经受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某种意义上，这场浩劫可以看作是上千年封建专制的尾声、回光返照或者垂死挣扎），但我们相信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开放、搞活、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新长征也许还会有某些小曲折，但大方向不可逆转，人民觉醒了，不会再盲从。因此，今天回顾过去的历史，除了不能忘记历史的苦难、教训之外，还应该更多地汲取历史进程中能够启发人们思路的、有现实意义的东西。阅读历史材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反刍”，目的是增加今天的营养。近代和现代上海戏曲，无论就其整体说，还是从许多知名艺术家的经历说，最有光彩、最有价值的，在这本专辑中到处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的，乃是戏曲艺术的不断革新发展、不断创造提高的精神和实践。

上海戏曲艺术过去被人称为“海派”。这个称号从一开始起就有恶性与良性两种内涵意义。海派的恶性方面值得我们去总结教训，而良性方面的合理内核则正是革新创造的精神。在这方面，上海戏曲对全国的影响过去是巨大的，今后也必将是深远的。

• 3 •

南派京剧、包括京剧连台本戏是上海对这个北方大剧种的创造性改造，从清末起，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到周信芳（麒麟童）时期达到成熟的高潮。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麒派艺术不止是一种京剧演唱流派，更是一种艺术方法。我想这也是整个南派京剧的积极意义。

把滩黄小戏发展成为沪剧，成为全国所有戏曲剧种中最接近话剧，并且以善演西装旗袍戏（实际就是大城市现代题材戏）为特色的剧种，是上海对中国戏曲十分重要的贡献。五十年代丁是娥、筱爱琴等在《星星之火》、《芦荡火种》中的二重唱、三重唱，以及邵滨孙、石筱英唱“高拨子”等显示了沪剧的进取胆略。

越剧从幼年的小歌班到青年的女子绍兴文戏，是在上海形成的。到四十年代袁雪芬时期，建立编导制度，建立新型剧团，吸收知识分子进戏曲剧团，使越剧走向成熟，开创了越剧走向全国的局面。显然只有在上海的土壤中才能结出如此的果实。解放后越剧的男女合演，也只有在上海才有此可能。

滑稽戏更是上海人民乐观主义的可贵创造。它给人民带来了欢笑，甚至带来了理论上的问题：把各种戏剧简分为话剧和戏曲两大类是不完整的。上海解放初期我们把滑稽戏列入戏曲，50年代末又归属于话剧。可见它既不是戏曲也不是话剧，它就是滑稽戏。这是只有上海才能孕育出的聪明伶俐的特型混血儿。

评弹是苏州的“市宝”，但到了上海就更发扬光大。解放后在上海创造了非常重要的中篇形式。我甚至想起1950年蒋月泉、唐耿良、刘天韵、杨氏兄弟等名家实验的书戏《林冲》，虽然后来认为这不是曲艺发展的方向没有继续下去，但那种大胆的创造精神，回忆起来仍然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还记得有几场戏确实相当动人。



看过这出空前绝后的戏的人现在恐怕不多了。

别的剧种不多说了。反正任何剧种只要在上海落地生根，就必然要适应上海的要求，要受到上海这个环境的熏陶、感染和检验。不革新不行，不创造活不下去。到了解放后，五十年代，大量新文艺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投身戏曲改革的洪流中来，对于戏曲的创造革新、繁荣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深远作用。上海在这方面也是行动最早、人数最多、成就很大的城市。

为什么要说这些呢？为的是要继承和发扬这种革新创造的优秀传统。这是上海戏曲工作者义不容辞、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

近年来各地戏曲工作者的日子都相当难过，我知道上海各剧种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困难。就全国而论，客观原因很复杂，形势相当严峻；但也不能不看到，在主观上十分重要的一项原因，就是革新精神或多或少地削弱了。有的剧种，剧团、名家，家大业大，坐吃山空；有的满足现状，不思进取；有的“内战”不休，无暇改革；有的以旧为荣，自我陶醉。这样的精神状态，如何能同各种日新月异的文化生活样式争先取胜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特别需要借鉴历史，向前辈请教，从他们身上学习更远大的眼光，吸收更多的勇气，寻找更有效的方法。这是在克服当前危机的过程中绝对不可少的。

我不知道上海市政协的戏曲史料专辑是否还将继续编下去。现有上、下两本，材料相当丰富，但显然还是不够的，许多必须有的题目还没有出现，许多不应忘怀的人，还没有露面。上海戏曲史料本身就是一个海。我想或者接着编下去，或者用别的方式进行，总之这项工作是必须做、值得做，有利于子孙后代，不能浅尝即止的。

离开上海二十多年了。捧读这两本专辑的几十篇文章，使我如面对故人。周老、盖老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1948年雪芬同志邀我参加越剧雪声剧团工作时的情景似又出现，上海解放前何慢、吴宗锡等同志打进戏曲界联系艺人进行工作的往事重又涌上心头。同样，上海解放初期我们戏曲改革工作中的幼稚、粗糙甚至错误使我至今不安。时光流逝，我也算老人了，愧不能对上海戏曲工作再尽多少绵薄之力，只能噜噜苏苏地说说这些空话而已，悲夫。



目 录

编辑说明

序言·····	刘厚生(1)
一生爱好是昆曲·····	俞振飞(1)
前半生的艺术道路·····	郑传鉴(16)
苏州昆剧传习所始末·····	王传蓁(39)
经劫不磨幽兰迸发的昆曲·····	何时希(55)
京剧表演艺术大师周信芳·····	何 慢(79)
江南活武松盖叫天·····	龚义江(94)
孟小冬·····	李 猷(105)
南方小生记名·····	何时希(111)
梅门杰出弟子言慧珠·····	卢文勤(122)
梅花留香育芷苓 ——记童芷苓的艺术生涯·····	张之江(128)
我与上海京剧舞台·····	李玉茹(142)
顾正秋和上海戏剧学校·····	曹兴仁(157)
南方京剧旦角改革的先驱者冯子和·····	龚义江(164)
南方四大名旦·····	奕 清(173)
舞台献丑八十春·····	刘斌昆(177)

连台本戏在上海·····	施正泉(196)
上海京剧忆往·····	张古愚(211)
浅谈上海的票友和票房·····	颜兆鹤 陈 琨(226)
说南派, 话海派·····	杨常德(237)
弦边琐忆·····	姚荫梅(251)
谈谈我在评弹中的唱·····	蒋月泉(262)
从听书、看书到起角色·····	顾宏伯(266)
两个“第一”忆当年·····	朱雪琴(270)
谁说女儿不刚强	
——忆徐丽仙·····	巢尔音(277)
书坛点将录·····	夏镇华(282)
广播中的评弹节目·····	何占春(302)

一生爱好是昆曲

俞 振 飞

“朝阳灿灿征途远，八十还当续问津。”这是我在1980年中央文化部为我举办的舞台生活六十周年纪念活动时，写下的自勉诗中的两句。是年我七十九岁，说舞台生活六十年，是从我十九岁那年，离开父亲，离开苏州，独自一人到上海，工作之余教授穆藕初先生唱昆曲，有时亦参加串演昆曲算起的。如果从我三岁听曲，六岁习曲算起，我接触昆曲已有八十余年了。八十余年来，我与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其间几经人世沧桑，目睹昆剧盛衰，感慨良多。

一、父亲的熏陶

我对昆曲的爱好，完全出于父亲的教导，我的唱法，也完全是继承父亲的唱法，因此不能不讲讲我的父亲。

父亲名宗海，字粟庐，松江娄县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卒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因我祖父是武举出身，所以父亲幼年即善骑马，并娴熟弓箭，青年时期曾在松江和金山当过守备一类的武职官。后来调任苏州黄天荡太湖水师营务处帮办（幕友），就此定居苏州。

光绪二十年之后，父亲一直在苏州望族张履谦家，为之考证金石，搜罗文史，教授子弟。当时张履谦唱昆曲的兴致特别好，尤其对我父亲那种叶派唱法非常欣赏。同时，他又爱好收藏金石书画，